

文章编号:1005-0523(2009)05-0119-04

# 隐喻认知视野下劳伦斯诗歌的实证研究

丁礼明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隐喻是一种修辞方式,是人们进行抽象思维时的认知工具。文章尝试借助隐喻认知理论对戴·赫·劳伦斯诗歌的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进行实证分析和对劳伦斯诗歌的美学功能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带来对劳伦斯诗歌理解的新发现。

**关键词:**隐喻认知;心理空间;美学功能;新发现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式,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隐喻的心理基础是意象和意象图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隐喻的两个域之间之所以能发生映射,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同的意象和意象图式。王文斌在专著《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2007)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隐喻不是一种单纯的比较,而是牵涉到施喻者的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sup>[1]</sup>。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带着有点崇拜的口吻谈及隐喻时指出:“隐喻的使用是一件独具匠心的事,同时也是天才的标志,因为善于驾驭隐喻,意味着能直观洞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sup>[2]</sup>汪少华在论文《诗歌中的视角空间与文化想象》和《诗歌中视角空间的美学功能》中借助 Fauconnier 和 Lakoff 的合成空间理论的方法去阐释诗歌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主题。由此可见,借助隐喻认知理论去分析诗歌是可行的尝试。另外,通过隐喻认知理论而产生的合成空间理论,又帮助人们加深了对诗歌的理解。美国学者 Fauconnier 和 Turner 的“合成空间理论”说明人们在形成抽象概念时需要借助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帮助<sup>[3]</sup>。

实际上,隐喻并非是不可望不可及的抽象物质。它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对话当中和文学作品中。而语言在隐喻的构建和形成心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诗歌作为文学中特殊语言的集合体更值得我们的关注。所以,本文尝试从隐喻认知理论下的合成空间理论这一层面展开对劳伦斯诗歌的研究工作,分析诗歌中存在的视角空间、心理空间和它们的美学功能。

## 1 劳伦斯诗歌的隐喻认知分析:视角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建构与整合

隐喻认知科学早已证明概念的整合正好构成想象的核心内容。“概念合成”过程是在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投射,产生了合成空间,进而产生了层创结构。诗歌的创作需要想象,而正是由于想象促使诗歌里的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整合在一起。这一过程就是概念合成的过程。如果借用逻辑学的自洽性概念,我们可以把连接隐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两个方面的过程叫做“受喻者的主体自洽”<sup>[1]101</sup>。另一方面,文学中存在重要的视角概念。视角(perspective)原义是“透视”,它的含义是观察者从某一特定的观察角度来观察某物的方式,文学语言中的视角化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古人早就对视角发表过见解,他们也早就明白了“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语)的道理。这充分说明心理空间都带有人们的主观色彩<sup>[4]</sup>。因此,从广泛意义上说,与主体有关的心理空间大多为视角空间。诗歌中大量潜藏的隐喻是值得利用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等相关理论去探索与发现的。

劳伦斯诗歌中蕴藏着大量的隐喻。如:在诗歌《被爱者之歌》中有这样的诗句,“她的胸怀是我的港湾……她的胸怀如同充满力量的城堡,温暖着我”。<sup>[5]</sup>这是该诗一开始的第一诗节中的两行,在这短短的两行诗中我们看到它们突显的视角空间来自“大海中的港湾”和“高大的城堡”。一个是浩瀚的海洋,而另外一

收稿日期:2009-07-07

作者简介:丁礼明(1967),男,安徽淮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理论。

个是陆地上古代的城堡。通过把“胸怀”类比为“港湾”展现更多的是爱人宽广与博大的心胸,而相恋的爱人正如一艘小船行驶其中受到她的呵护。此处作为始源域的“胸怀”和作为目标域的“港湾”形成两个视角空间的完美合成。最终两个原本不相干的概念通过心理空间的合成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但完成了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逻辑投射,也达到了对隐喻的受喻者的主体自洽,进而还传达出隐喻背后的两性之间深厚和宽广的爱情这一文学主题。这种爱情的表白极为含蓄,不像劳伦斯小说《彩虹》等所描述的男女主角爱情故事那样轰轰烈烈和荡气回肠但不乏诗情画意。

同样在《重返伊甸园》中诗人使用许多含有隐喻的诗句,如:“越过激情的窄门,在两情之火的碰撞中,充满狂野的欲望之躯和爱欲之火在摇荡。”;“我们回首凋谢中的玫瑰,像星辰随太阳的升起而逐渐模糊。”;“作为胜利者,我们抵达了伊甸园。”<sup>[5]80</sup>这几个诗行中的“窄门”、“玫瑰”和“伊甸园”都属于典型的文学隐喻。它们所蕴涵的深刻含义是各有千秋的。此处的“窄门”喻指的是两情之间的物质距离,门在此被隐喻为一个二维空间的客观物体,一个平面;而“窄”则暗含两个相爱之人没有心理距离,他们的心与心相通。如此看来,通过把两个不相干的概念“窄”和“门”合成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概念。我们的日常视角下的门突变成阻隔两个相爱的男女之间的距离和心灵的间隔之意了。“玫瑰”是长久以来爱情的象征。这首诗歌里的“玫瑰”也不例外。它喻指两个相恋的男女之间的美好爱情,如同“玫瑰”花般艳丽与美好;而“伊甸园”的隐喻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它暗示着像亚当和夏娃般的神圣爱情,也代表着诗歌中所提到的男女爱情的美好归宿。这里的视角空间取自《圣经》故事,而这里的心理空间是由于传统的概念所引发的联想。因此,《圣经》里讲述亚当和夏娃既甜美又苦涩的爱情典故的伊甸园变成了后人称颂男女美好爱情的隐喻。如果不是借助受喻者的主体自洽这一过程,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成我们对抽象概念的深刻含义的理解和阐释。

## 2 劳伦斯诗歌中视角空间的美学功能

### 2.1 诗歌的视角之美

视角的变化多端与“不即不离”之美的诗歌不可能完全复制出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与凌乱无序的现实生活的。诗人常常会选择某一特定视角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有所剪裁和加工,从中选择美好的事物来歌颂和赞扬或贬低与讽刺。正是由于诗人的诗化语言的创造才引领我们在心灵之旅中穿行于不同的心理空间和视角空间,由此得到不同的美的感受与瞬间的恍然大悟。而且,诗歌中的大量蕴藏的隐喻是富有审美效果的。所以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具有美学功能。劳伦斯所创作的近1000首诗歌中选择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切的爱情主题、生态主题和死亡主题。这些不同的视角空间及其巧妙合成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其中的玄妙。同时,视角空间,及其巧妙合成过程富于弹性,可以帮助我们读者在心灵世界中拉近距离与压缩空间从而达到两个心理空间的合成与建构。

劳伦斯的名诗《娇妻》中的隐喻现象可以生动形象地说明诗歌中视角空间的美学功能。在描述相知相恋男女之间的痛苦与挫折过程中诗人突显的黑暗、黑夜、太阳、大树和云雀等都是诗人巧妙拈来为表现他的文学主题使用的。这里的视角空间可谓丰富与富于想象力:黑暗和黑夜给人的联想是灾难、困难与痛苦;太阳则是希望和美好未来的象征。诗歌中提到的“黑幕就遮掩了太阳”恰恰说明相爱的男女之间出现的感情问题和心灵困苦。“曾经开心的大树/开始背离太阳……”则明确表明两个人的爱情(如同开心的大树)出现了情感危机,遭遇到挫折和痛苦。可见,诗人的想象空间是多么富于变化。通过这些丰富的视角空间诗人营造出两个相爱之人的富于变化的心理空间。而它们的巧妙合成和建构传达出隐喻背后丰富的文学内涵。其实,诗人所描述的男女之间感情变化的心灵世界正是他本人与爱妻弗里达之间感情变化的真实反映。他们不顾世俗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走在一起,勇敢迎接命运的挑战,在到处流浪过程中,两人既有幸福的阳光陪伴,更有心理的阴云黑暗笼罩。这样的生活经历通过艺术手段加工出来形成美妙的诗歌语言,产生生动的美学效果。引起的是读者的共鸣与感触。正是诗人将所观察到的自然之物(客观世界的物质)或亲身感受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互相关照和相互映射,从而达到虚实结合的意境和效果,这些意境所

构成的画面色彩丰富与明暗对比突出不仅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而且将它们升华到哲学高度。由此所产生的诗歌美学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 2.2 诗歌的意象之美

诗歌的美学功能不仅体现在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上,更是体现在诗歌所营造的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所引发的读者共鸣中。除此之外,诗歌也善于借助意象的建构和整合传达出形象而生动的美的效果。在名诗《灵船》中劳伦斯诗歌的美学功能的展示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该诗歌的主题聚焦在“死亡”这个中心意象上。在“死亡”这个中心意象之外,诗歌中其它意象也同样在展示美妙画面效果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欣赏我们就会发现该诗潜在的美。而这种语言美妙的营造与诗人在诗歌中刻意描写的诗歌意象是分不开的。我们刚才说到,隐喻的心理基础是意象和意象图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隐喻的两个域之间之所以能发生映射,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同的意象和意象图式。诗歌之美就美在意象的构建与整合上。具体地说,在诗歌的意象层面上,我们发现意象与美育的不解之缘,因为只有具有美的意象的诗,才能给读者以美感。能否创造出新颖独特的美的意象,是衡量诗歌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而造成这样美好意象的手段正是 Fauconnier 和 Lakoff 的合成空间理论所突出的视角空间理论。具体看来,诗歌《灵船》所精心营造的美好和虚幻的死亡境界着实有点让人向往。因为宁静的海边;美丽的黄昏;遥远的旅途;安静与祥和的航行都是令人读后顿生美感的美妙诗句。其美妙的原因来自视角空间的不断切换和移动,而心里空间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是它的存在使得诗歌语言所营造出的美妙世界得以形成和发展。同时,意象的形成主要是借助赋、比、兴这三种方法,但只有用那些表面极不相关而实际又有联系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有效地表现出来诗歌的意境。而所谓那些表面极不相关而实际又有联系的事物的意象正是不同的视角空间。读者在欣赏诗歌《灵船》时就是透过诗歌中的一个又一个诗人刻意设计的视角空间,它们不仅给读者万花筒式的魔幻效果,也引领读者不知不觉地进入诗人的心里空间去探索和发现诗人创作该诗歌的真正的用意所在。

在《灵船》中诗人在诗的开头这样写道:“你建造属于自己的灵船了吗?那就建一个吧,因为你需要它。”这是开门见山之笔,直接赋予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而为了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诗歌死亡主题,诗人则巧妙地设计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在其中他把令人恐惧的死亡或比作美丽的黄昏;遥远的旅途或安静与祥和的航行。这些隐喻群的出现带领读者进入美好的想象境界,去领悟死亡的美而不是死亡所带来的恐惧。所以,该诗歌的死亡意象给人以惊人的离奇、新鲜和奇异的准确感觉。说到该诗歌中意象离奇,是因为诗人把通向遥远海边的航行描写的好似特别的冒险经历一般:“那是最后一天,出发去最远的旅行,穿过暗海,去到无人知晓的陌生之境”。<sup>[5]137</sup>如此看来,死亡不像是下地狱,倒如同到远方无人知晓的国度去乘船旅行。

## 2.3 诗歌的意境之美

再者,作为有隐喻倾向的意象与意义常常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意象本身强调的是意与象的和谐统一。这里“意”建构的是心理空间,它必须体现诗歌的内容充实;而“象”构建的是诗歌的视角空间,它营造的画面则应该鲜明生动。在读者阅读过程中,这两者会巧妙地合成,它们所创造出来的诗歌美感肯定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这里的美感说到底就是读者感受到的诗歌的意境。所以,充实丰厚的“意”和形象生动的“象”合二为一构成了诗歌的绝妙意境,产生了诗歌的意境之美。这一点在劳伦斯的《灵船》中体现的十分充分和得当。首先,这首诗中意象的离奇是无庸置疑的:秋天的苹果,掉到地上,腐烂;匕首、长剑、子弹;海和大洋以及洪水的滔天;黑雨的降临;生命之树的最后枝桠;港口等等,无不映照出劳伦斯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的意象组合。这些意象,让我们在最初的震撼过后,又恍然于它们所代表的强烈思想感情的复杂意义之中,从而使我们从艺术的视角感悟到了这首诗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使我们感到诗人内在的精神与诗的意象的一致性。他是努力寻找一个世界,让自己能够彻底放松,让疲惫的身心能得到根本的解脱。因此,诗歌主题的解读离不开对意象内涵本身的准确把握,而且诗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诗的一切生命力也都是在意象的独特和生动的形象塑造上。可见读诗必先读懂意象,然后再读出意象所创造出的视角空间和读者

随之所产生的心里空间。格特鲁德·帕特森对此做过如下的评论:“意象是一种清晰、硬朗和准确的观察,把它表达出来便成为诗,成为一种诗人与读者间的直接交流,而无须任何逻辑上的连贯”。<sup>[6]</sup>在该诗里意象的深远意义不仅是如此的。我们借助隐喻认知功能发现劳伦斯在诗歌《灵船》里营造出的众多隐喻意象不只是美好图画而已。相反它们巧妙地组合揭示的是诗人“死亡”表面现象下的深度思考,反映出在他生活的现实世界与他的脑海中所构想的理想世界形成尖锐的冲突。他一生努力探寻的“拉娜尼姆”王国最终没能出现使他心理上非常痛苦。为了寻求解脱,他找到死亡。在他看来经过无比痛苦的死亡体验,便会明白再生后的快乐。也就是说只有在死亡中人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重生。这种死亡意象生动的诗歌在他晚期的诗集《最后的诗》得以集中展现。这一点与在他的文学理论著作《论托马斯哈代研究》中提到的自行焚死,然后由灰烬中再生的凤凰意象是同出一辙的。

其实,从另一方面看劳伦斯诗歌《灵船》里的众多隐喻意象,又完全能够理解隐喻认知里的概念组合理论。因为在这首不太长的诗歌里劳伦斯描述出太多的意象,也映射了太多的内涵,他不是在做诗倒像是在作画,是在做一幅死亡境界的美好景象之画卷。从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死亡的痛苦和悲伤,而是通向死亡之路的安详与精神的满足。

### 3 结语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抽象的思想和情感的映射。本文借助隐喻认知理论视角,对劳伦斯的诗歌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诗歌中的视角空间和心理空间,探索出诗歌的美学功能。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劳伦斯的诗歌不仅关注人世间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对人生和社会都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和道德探讨,它的美不仅体现在诗歌之中,更反映在诗歌之外。

#### 参考文献:

- [1] 王文斌. 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22.
- [2] 亚里斯多德著, 罗念生译. 诗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343.
- [3] Fauconnier, G. & M. Turner. Principle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M].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6. 103.
- [4] 汪少华. 诗歌中视角空间的美学功能[J]. 外语教学, 2002, (2): 50 - 53.
- [5] 丁礼明. D. H. 劳伦斯诗歌赏析[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73.
- [6] 虞建华. 英美文学欣赏入门[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215.

## Empirical Research of Lawrence's Poetry in View of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s

DING Li-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Metaphor is not only a kind of rhetoric device, but also a tool for abstract think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use of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s to deeply analyze the space of view and psychology and the aesthetical function in D. H. Lawrence's poems. This new point of view will bring the readers new discovery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ms.

**Key words:**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s; space of psychology; aesthetical function

(责任编辑: 王建华 李 萍)